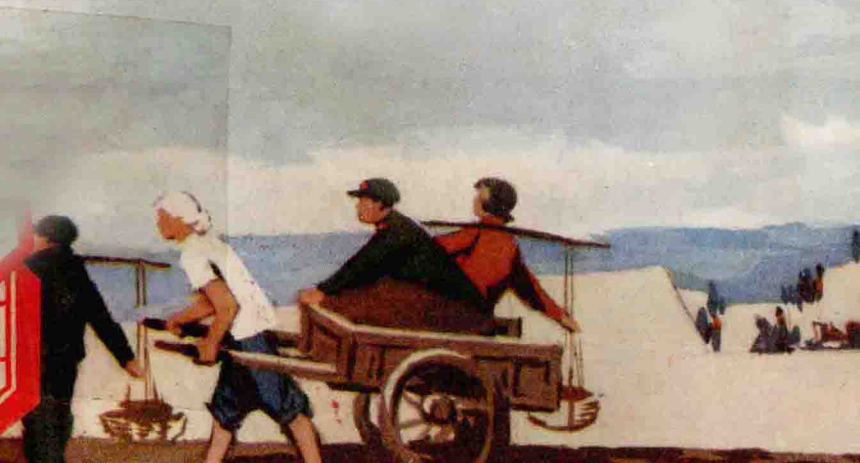


青松连根



青 松 连 根

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七三年·太原

内 容 提 要

青松连根，是用报告文学、散文的形式，以充沛的革命激情，从各个不同侧面，热情歌颂了近几年来我省广大军民，在毛主席提出的“**全国学人民解放军，解放军学全国人民**”的伟大号召鼓舞下，所出现的军爱民，民拥军，军民团结一条心的动人事迹。内容较丰富，形式活泼多样，供广大工农兵阅读。

插图：张永太 孙福胜

青 松 连 根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西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 $3\frac{1}{4}$ 字数：70千

1973年6月第1版 197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20,300册

书号：10088·447 定价：0.26元

目 录

和大寨人相处的日子·····	陆 岩 (1)
溪水欢唱·····	陆 岩 潭 芝 (18)
三下建材社·····	杨文彬 (25)
银针凯歌·····	红建兵 (37)
勇于赴汤蹈火的人·····	王民杰 苗连生 (51)
银线万里·····	李 让 (58)
青松连根·····	王民杰 (64)
换标语·····	铁 流 雪 晨 (68)
军民心连心·····	秋 水 (73)
风雪五台救亲人·····	武 文 (76)
龙华河畔·····	张兴汉 (80)
长城脚下鱼水歌·····	潘新民 (85)
军民情谊深·····	旗 路 (91)
血肉相连·····	司 石 (94)

和大寨人相处的日子

陆 岩

—

曙光驱散了夜色，透过白茫茫的雾气，将大地上一切昏暗的轮廓，渐渐显映得清晰、明朗。随着部队嘹亮的起床号声划破晨空，虎头山下开始沸腾起来。

这是我们连来大寨进行路线教育的头一个清晨。我站在窗前，望着那曙光辉映的虎头山梁，昨天，在大寨看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，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。

我激动地走到桌前，决定给营党委写份汇报。英雄的大寨人给连队的教育太深了。写了陈永贵和贫下中农的热情接待，又写了大寨的社会主义新貌。临末，觉得还少点什么，便又激情地加上：

大寨，是毛主席表彰的一面红旗，是农业战线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范。党委派我们连来大寨学习，这是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极好时机。我们向营党委保证，一定要让大寨红花在连队开放。

“指导员，这么早就学习呀！”刚放下笔，忽听见屋外有人问。我抬头一看，一个圆圆的面孔贴在窗户玻璃上。这是刚下夜哨的小戎，不久前从安徽农村入伍的新战士。

“你还没睡吧？”我一面问，一面推开门走出去，和葛地对他说：“小戎，咱们研究个问题，你想想看，大寨为啥

搞得这么好哇？”

小戎眉头挂着霜花，忽闪着两只大眼，爽朗地回答：“修了那么多旱涝保收的梯田呗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贫下中农翻了身，掌了权。”小戎见我这严肃认真的样子，想了想，又说。

“嗯，再想想看。”

小戎拍了拍脑袋，说不上来了。我看着这个天真朴实的战士，打心眼里喜爱，同时，也更加觉得教育连队这新一代的责任重大。我拍了拍小戎身上的尘土，微笑着说：“这次到大寨进行路线教育，正是提高咱们思想政治觉悟的好机会。这码事，咱们都再往深里琢磨琢磨吧。”

小戎走后，我在屋里踱来踱去，一个个问号象一排排浪花在脑海中掀腾：大寨搞得好，只是因为贫下中农掌了权吗？为什么别的生产队也是贫下中农掌权，却不加大寨呢？我们连的干部都是工农子弟，都是共产党员，为什么工作成绩比大寨小得多，对革命的贡献比大寨差得远呢？

我决定登门去请教陈永贵同志。

吃罢早饭，我急急忙忙来到陈永贵的家。不料，陈永贵已带着社员们到虎头山上整地去了。

走出村来，只见收过晚秋的土地上，拖拉机正忙着耕地。新翻出的肥沃土层，闪着黑乌乌的油光。我爬上山岗，放眼望去，那满坡的梯田，一层压着一层，一圈套着一圈，好象一幅别致的地毯。坡上，一丛丛的果树林，蜿蜒曲折的水渠，纵横交错的拦洪石坝，宛若绣在这地毯上的彩色立体图案。山下的一片柳林中，掩映着两座高大的青石楼房，几

排整齐的红砖瓦屋也隐约可见。村中，高高飘扬的那面红旗，显得分外鲜艳夺目。

大寨，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景象，使人看得入了神儿。

这当儿，一阵欢乐的劳动号子，从前面的山梁上传来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群社员正在干活。便抄条小路，径直向上爬去。

这是大队长贾承让同志领着社员们在垒坝。陈永贵没在。贾承让告诉我，新疆来了个参观团，永贵回村了。我挽起袖子，帮着贾承让搬石头，并把自己昨晚的心事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贾承让听了，拍着我的肩膀，指着山下说：

“永贵常给大伙讲，大寨过去这个人穷地穷村子穷，灾多难多泪水多的穷山沟，如今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一不靠‘风水’，二不靠‘天才’，靠什么？就靠走社会主义道路。”

正说着，突然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我转身一望，梁下的一个小土包上，烟尘腾空而起。三部推土机一字儿排开，将炸开的活土向山谷里推去。

“就说说这人造‘小平原’的事吧。”贾承让指着那机声隆隆的山谷说：“去年秋后，党支部决定向农业机械化进军，提出了大干一冬春，扩大机耕田。当时，有的人搞不通，觉着大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，该治的治了，该闸的闸了，再折腾，还能搬出个跑马场，整出个平原来？永贵一听这反映，领着大伙开了个辩论会。

他问：“这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正不正？”

“正！”贫下中农齐声答。

他又问：“毛主席给咱们指出的金光道，大寨要不要

走？”

“要！”贫下中农扯着嗓门喊。

“毛主席叫办的事，大寨人说干就干。男女老少齐上阵，两头见星星，黑夜挑马灯。一冬一春，砍平了九个小山头，整出了一块五十亩地的‘小平原’，当年就长出了好庄稼。”

听着贾承让的介绍，望着坡下那一大块平展展的丰收田，我赞叹地说：“山沟里造平原，真是祖祖辈辈都没听说过的事啊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，山也得听摆布，老天爷也得服管呢！”

“可不是，”贾承让越说越上劲。“今年冬天，社员们说，再砍掉它两个坡，填起它几条沟。你看，这推土机都用上了。明年，就叫拖拉机、收割机到这里撒撒欢儿。”

贾承让同志的话，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。大寨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种高度自觉性和坚定性，不正是他们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吗？

这时，一位老大爷挑着一担开水，送上山来。他告诉贾承让说：“永贵在村里给新疆参观团介绍咱们进行路线斗争的情况，他叫我告诉你，今天上午的支委碰头会，挪到下午开。”

听说陈永贵讲大寨的路线斗争情况，这实在是学习的好机会。我急着想去听听，就告别了贾承让。

一进村，远远望见副书记梁便良同志，领着新疆的同志们在参观。一打听，才知道陈永贵刚接到省里的紧急电话，已动身去太原开会了。我悄悄来到人群背后，听见梁便良正在介绍大寨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。

“那年夏天，”梁便良边走边说：“白帐子猛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，梯田成了烂泥窝，大石坝连坝基都冲走啦。苹果树的枝子淤在泥里，根子冲着天。窑洞也倒的倒，塌的塌，男女老少挤在俱乐部的大房子里，望着咆哮的山洪直打愣儿。

这场洪灾，真象千斤担子，压在党支部肩上。支委会一讨论，大伙说：‘有啥说的，老法子，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。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干！’社员们一学习，心头也亮了。大伙四次退回国家的救济款，挺直腰板，整地扶苗，修窑盖屋，搞了个热火朝天的大会战……秋收时节，社员们看着盖起的新房，望着堆满场院的玉米、谷子，眉开眼笑地说：

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真是咱们的生命线、幸福线哪！’”

参观团的同志们专注地听着，不知不觉地来到村中一颗大柳树下。这棵大柳树，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。旧社会，是阎匪、地主吊打穷人的刑场，大寨人管他叫“苦人树”；如今是社员们开会谈心的好地方，大家都称他为“乐人树”。

梁便良同志摸着那斑迹重重的树干，突然收住了话题。旧社会，穷人那血泪斑斑的悲惨遭遇，又在脑海里闪过。猛地，他脱下头上的帽子，拳头一挥，气愤地说：“明明是路线决定一切，可刘少奇一类骗子却胡说，有了权就有一切。这不明明是要我们吃二遍苦，受二茬罪吗？这个阴谋家、野心家的心肠真比毒蛇还毒哇！”

“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谬论！”

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！”

我和参观团的同志们听到这里，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。这口号声，响彻大寨新村，震荡着虎头山下。

回到连队，我向支委会详细汇报了贾承让、梁便良同志的讲话。然后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咱们向大寨学习，当前首要的就要象大寨那样，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，大讲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真理。”

党支部接受了我的建议。很快，连队大批判小组健全了，黑板报上登出了批判文章，演唱组排出了声讨节目，批判会上同志们愤怒地挥拳声讨。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战斗，在我们连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……

那是一次批判会后，新战士小戎气呼呼地跑到连部，对我说：“指导员，你提的那个问题，这些天，经过在大寨参观学习，又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，咱前前后后一想，通啦。”说着，他拿出自己写的一张批判稿：“您看看，对不对？”

我翻开一看，只见上面端端正正的写着：

刘少奇一伙刮“三自一包”黑风，陈永贵同志觉着，这与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，就坚决顶住了这股歪风，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，建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。可是那当儿，我们安徽老家有的队里有些干部，却没顶住，顺着这股歪风溜了一段，使集体经济受了损失。我们有些村干部不也是贫下中农吗？不也掌了权吗？但被错误路线一干扰就上当，就受了害。这不明明是路线决定一切吗？刘少奇一类骗子却撇开路线，只讲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，那坏心眼，就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梦想变天，这咱们一万个不答应！

灿烂的阳光从玻璃窗上射进来，照着这张批判稿，照着小戎的脸。我心潮起伏，感慨满怀。毛主席关于“**解放军学全国人民**”的指示多么英明，多么重要啊！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，人民群众哺育着人民军队在茁壮成长。

二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，就是七、八天了。和大寨人相处的日子，谁能不感到十分幸福和珍贵呢！

这天下午，党支部为抓紧这学习的极好时机，正召开支委扩大会议，研究如何把路线教育引向深入。此时，虽然是隆冬的天气，但会议室里却争论得十分火热，窗上集结的冰花，融化得一块块的往下脱落。

我半晌没发言，忽儿想起一个问题，便说：“你们想过没有，为什么咱们一心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有时却偏偏走错了道？而大寨对社会主义道路却看得准，走得稳呢？”

这个问题立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支委们热烈地争论了老半天，都觉着，要走得稳，就得先看准。要看准，就得认真读马列的书，读毛主席的书。党支部说干就干，立即讨论和制定了全连干部战士的读书计划，并决定请大寨的支委们来帮助修改修改。

晚饭后，我和连长接受连队党支部的委托，去请老英雄贾进才和妇女主任宋立英。这老两口都是大寨党支部的委员，有名的学习模范。

走到街心，见路灯下的读书专栏前，贾进才的闺女贾秀兰和几个小青年正在更换新稿子。抬头一看，只见栏眉上，写着一溜醒目的大红字：认真看书学习，弄通马克思主义。

“指导员，给提个意见吧。”贾秀兰看见我们走过来，一边打着招呼，一边把一篇学习心得贴上了头条的位置。那题目是：读书眼明心亮，不读书耳聋眼花。一旁写着贾进才的名字。

“嘿，是你爸爸的！”连长兴奋地念了起来：

“开初，我总觉着，读书是识文断字人的事。象咱这号打石头的老头子，记住**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**就够啦。可这几年，左一码右一码的事，使咱开了窍，谁不读书谁受骗……”

后半篇还没贴上，连长念到这里就停住了，激动地说：“写的多好啊！”他又问贾秀兰：“你爸爸在家吗，我们正找他呢。”

“到南塬取经去了。那儿下午开读书会。”贾秀兰想了想，又说：“这么着吧，你们先到我家里等等。今儿是学习日，待会他准回来。”

路上，贾秀兰告诉我们，前些日子，大寨党支部响应毛主席关于**认真看书学习**的号召，作了个决议，要求干部社员大办读书学习班。

“订读书计划了吗？”我想着连队那份读书计划，准备为修改找个借鉴。

“订啦。队里有，我们家还有呢。”贾秀兰倒很开朗，她说：“那天开完支委会，我爸爸到家就讲：‘这回，咱家带个头。’你猜我妈说啥？‘好，咱先订个读书计划。’我听了忙说：‘妈的建议我双手赞成。你俩说，我写。’读书计划订了后，每到学习日的晚上，工作再忙，我们家也得坚持读书。”

正说着，就来到了贾进才的家。果然，他还没回来。宋

立英同志正在灯下读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她看见我们进来，又是倒水，又是拿烟，十分热情地把我俩让到炕上。

我打量了一下屋里。窑洞收拾得干净利落，雪白的墙上贴着毛主席像。摆在墙根的大木柜上，放着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，还有《工农兵学哲学》。拿起宋立英刚才看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见里面圈圈道道的，画满了记号，看来，读的够认真的。

听了我说明来意，宋立英同志笑着说：“我们读书还差得远呢！这正思谋着向解放军学习。”她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既然你们来了，要说，那就说说永贵领着我们读书，识别反动路线的事吧。”

“那是一九六四年的冬天，四清运动开始，当时来了个工作队。他们进村来，干了些什么呢？”

贾秀兰接过话茬，扳着指头说：“一不组织干部社员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，二喊调查研究过时了，三说大寨的旗杆上生了虫虫……”

“开初，工作队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，大寨党支部心里还没底。”宋立英继续说，“永贵就领着咱们几个支委聚集到村外的石灰窑旁，借着窑火一遍一遍地读毛主席的书。咱们边读边想，毛主席说要依靠贫下中农，为啥工作队却不依靠咱贫下中农？毛主席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，为啥工作队却宣布大队干部一律靠边站？大伙都学习毛主席著作，为啥工作队却搬出‘桃园经验’一天学三遍？而且说永贵和咱们都有问题。读了毛主席的书，心里就亮了。支委们断定工作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这里头有鬼。有鬼就得斗。”

说到这里，宋立英同志攥着拳头，气愤地说：“咱们读

了毛主席的书，有了主心骨。打成走资派也不怕，也要领着贫下中农跟他们的错误路线斗。后来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‘二十三条’下来了，咱们就胜利了。”

连长聚精会神地听着。他激动地说：“对，要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，就得读马列的书，读毛主席的书。”

谈得正热火，房门“吱啦”一声开了。只听得一声宏亮的声音在外屋里喊：“读书开始了吗？咱紧赶快跑的，还迟了一步。”

一听这声音，知道是贾进才同志回来了，便连忙走出门来打招呼。贾进才六十开外，风尘仆仆的，也许是赶路赶紧了的缘故吧，紫红色的脸上直冒热气。他紧握着我的双手，五指象树根一样粗壮，象铁钳一样有力，真不愧是大寨开山劈岭的老英雄。

“我们正谈着读书的事哩。”

“这太重要了。参加过南垸的读书会，对这个问题认识更深了。”

“正好，我们是特来向你取经的。”

“经没有，教训倒不少。”贾进才同志坐到炕上，很爽朗地说：“就说我吧，过去没认真读书，就不明这个理。刮‘四大自由’黑风时，别队谷草卖三角钱一斤，我寻思，大寨的也不能太贱。永贵知道了我的想法，就帮助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“**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**”的教导。一学才知道，这事小，可它关系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，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。我把胸脯一拍：‘没二话，按国家牌价，三分钱一斤！’”

听着，记着，新买的笔记本又翻了好几页，我心里充满了

收获的喜悦。

为了不耽误贾进才一家晚上的学习，我俩站起来对贾进才说：“明日有空，想请您给连队讲讲读书的事。”

“成。”贾进才办事向来是说一是一。

回连的路上，心里很不平静。我刚要开口，连长却抢先说：“老张，你在支委会上提的那个问题，我用了半天的脑子，再听了老贾这么一讲，心里亮多了。”

“我也正琢磨着这个问题。”我说，“读马列的书少，读毛主席的书少，谁正，谁邪，就看不出，分不清。只有认真看书学习，弄懂了，弄通了，才能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”

我俩越说越上劲，越说心越亮。突然，连长停下来，抓住我的手说：“咱们给支部提个建议，发动群众，分析一次执行路线的问题，以大寨为榜样，再找一找读书的差距……”

“这名字就叫：‘学大寨，找差距’。这目的就是：从执行毛主席建军路线的高度推动连队的读书运动。”我没等连长说完，就大声地接过了话茬。

连长听了，兴奋地揍了我一拳，笑着说：“好哇，咱们这一锤，又砸到了点子上啦！”

三

陈永贵同志大早从省城开会回来了。指战员们一听这消息，就高兴的相互转告。大家都盼着再听听陈永贵的讲话。

吃罢早饭，我就急急忙忙地去请陈永贵。陈永贵没在家。他老伴说：“他呀，哪次开会回来，都不先落家。你到

场院寻寻看。”

走出村来，太阳已升过了虎头山梁，东风一个劲地吹着。淡淡的白云渐渐地压到了西边地平线下。这是农村人民公社打谷扬场的好天气。我手搭凉棚，向大寨的场院望去，只见马达轰隆的脱粒机，吞下一筐一筐的玉米棒，喷出黄橙橙的粮食。大汽车的挡风玻璃，在晨曦的辉映下，反射着耀眼的光芒。在忙碌的人群中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陈永贵同志。他头蒙白毛巾，正在场边的仓库门口过磅。

“老陈，家门口还没进，就干活啦？”我高兴地跑到场院，招呼着说：“得好好学习您这种精神。”

陈永贵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，乐哈哈地说：“大寨没有不劳动的干部。”他拍了拍我的肩头。“要说学习呀，还是解放军做了好样子，昨晚我在火车上，就想着，回来后，得好好组织社员们向你们学习。”

我帮着陈永贵过磅，并向他汇报了连队在大寨进行路线教育的情况，然后说：“我们想请您作个报告，讲讲路线教育。”

“行。你说讲啥好哇？”陈永贵答应着，背起磅过的一袋粮食向库房里走去。我扛起另一袋，也随着进去了。

库房里，两排粮囤盛得满满的。墙角落还圈着一囤稻谷，足有一千多斤。我抓起一把看着，黄橙橙的，很饱满，便奇怪地问：“老陈，哪来的这个呀？”

“斗保守思想斗出来的。”陈永贵放下口袋，爽朗地笑着。见我不明白他的话意，便接着说：“那是在斗、批、改的高潮中，我想，大寨也得改，得更上一层楼。咱们党支部提出，旱地改水地，粗粮改细粮，一茬改两茬。可是，那当

儿，也有的人怕改，他们说：玉米、高粱一亩稳收一千多斤，种别的，减了产，大寨还算什么先进？我一听这反映，心里就思谋，这‘改不改’，可是个‘创与保’的两种思想的斗争，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，不斗掉保先进的私心杂念咋行？”

陈永贵同志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毛主席著作，读道：“**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，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，妨碍极大。**”接着说：“老张，你看看，毛主席早就指出了这个问题，揭出了咱们的病根子。”

“是啊！要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，就得与自己头脑中的错误思想斗。”我应声着，想了想，又问：“老陈，您们是怎么斗过来的？”

“老法子，发动群众，开辩论会。”

接着，陈永贵同志详细介绍了大寨举办学习班，狠斗右倾保守思想的经过。他说：“这么一斗，有保守思想的人输了。大伙都说，大寨先进，是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往前闯出来的，不是保出来的。今年，试种了一亩水稻，你猜收了多少？一千二百七十多斤哩！”

说到这里，陈永贵满意地大笑起来，他拍了拍我的肩头，指着这黄橙橙的稻谷，风趣地说：“往后，供应咱们解放军，大寨也有白面、大米啦！”

听着陈永贵同志这自豪而又感人的话，我非常激动地说：“老陈，看来只有斗私批修，努力改造世界观，才能永远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。”

“是啊，世界观是执行路线的基础，有什么样的世界观，就执行什么样的路线。”